P553.有道之君，正其德以蒞民，而不言智能聰明；智能聰明者，下之職也，所以用智能聰明者，上之道也。

P558. 兵亂內作，以召外寇，此危君之徵也。

P566.天授人官者，亦择其可否。

P576.有道之君执本，相执要，大夫执法，以牧其群臣。

P578.古者有二言：墙有耳，伏寇在侧。

P583. 是故始於患者，不與其事，親其事者，不規其道。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，百姓勞而不患也，君臣上下之分素，則禮制立矣；是故以人役上，以力役明。以刑役心。此物之理也。

心道進退，而刑道滔赶。進退者主制，滔赶者主勞。主勞者方，主制者圓。

君以利和，臣以節信。則上下無邪矣。故曰：君人者制仁，臣人者守信，此言上下之禮也。

P593. 主失其體。群官朋黨以懷其私，則失族矣。國之幾，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，則失援矣。失族於內，失援於外，此二亡也，故妻必定，子必正，相必直立以聽，官必中信以敬。

P598. 身不善之患，毋患人莫己知。丹青在山，民知而取之；美珠在淵，民知而取之。

是以我有過為，而民毋過命。民之觀也察矣，不可遁逃。以為不善。故我有善，則立譽我；我有過，則立毀我。當民之毀譽也，則莫歸問於家矣。

P678. 治身之節者惠也。不以不善歸人者，仁也。

天下之所以理，在于君人者内外尽善感之于人也。

恭逊敬爱，身之粉泽也。故，在身则荣，去身则辱。

数变易，则事繁而无功。

P704.上位不能为功更制，其能王乎？

P730.死者无所为，不尤其为乱，故易云也。

一为赏，再为常，三为固然。

鱼鳖之不食饵者，不出其渊。树木之胜霜雪者，不听于天，士能自治者，不从圣人。

P737.一杀尚有参差，必再杀，然后可齐。

P776. 过在自用，罪在变化。是故有道之君，其处也若无知，其应物也若偶之。静因之道也。

·自用则不虚，不虚则仵于物矣。变化则为生，为生则乱矣。故道贵因，因者，因其能者，言所用也。故物至则应，过则舍矣。舍矣者，言复于虚也。

P780. 能专乎？能一乎？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？故曰，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教之。非鬼神之力也。其精气之极也。

P793. 兵之出，出于人；其人入，入于身。兵之胜，从于适；德之来，从于身。

故曰：祥于鬼者义于人，兵不义不可，强而骄者损其强，弱而骄者亟死亡；强而卑义信其强，弱而卑义免于罪。是故骄之余卑，卑之余骄。

P799. 人言善亦勿听，人言恶亦勿听，持而待之，空然勿两之，淑然自清。

无以旁言为事成，察而征之，无听辩，万物归之，美恶乃自见。

·誉之不劝，非之不沮。

P807. 满盛之国，不可以仕任；满盛之家，不可以嫁子；骄倨傲暴之人，不可与交。

P857. 道生天地，德出贤人。

P882. 小事不从，大事不吉。战而惧险，此谓迷中。分其师众，人既迷芒，必其将亡之道。

P922. 不慕古，不留今，与时变，与俗化。

P924. 昔者，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同，然俱王天下者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

P926. 粟也者，民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财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地之所归也。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。

农事胜则入粟多，入粟多则国富，国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、驱众移民，至于杀之，而民不恶也。此务粟之功也。  
P945. 思之而不舍，内困外薄，不早为图，生将巽舍。食莫若无饱，思莫若勿致，节适之齐，彼将自至。

P950. 凡人之生也，必以其欢。忧则失纪，怒则失端。忧悲喜怒，道乃无处。

爱欲静之，遇乱正之，勿引勿推，福将自归。彼道自来，可藉与谋，静则得之，躁则失之。

P956. 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，固也；田宅爵禄，尊也；妻子，质也。三者备，然后大其威，厉其意，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。

P972. 夷吾闻之，圣人先知无形。今已有形，而后知之，臣非圣也，善承教也。

P977. 君子善谋，而小人善意，臣意之也。

P1012. 凡人之情：得所欲则乐，逢所恶则忧，此贵贱之所同有也。

近之不能勿欲，远之不能勿忘，人情皆然，而好恶不同，各行所欲，而安危异焉，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。

P1215. 如鸟之覆卵，无形无声，而唯见其成。

P1018. 不治而昌，不乱而亡者，自古至今未尝有也。

P1023. 国多私勇者其兵弱，吏多私智者其法乱，民多私利者其国贫。故德莫若博厚，使民死之；赏罚莫若必成，使民信之。

P1027. 凡有天下者，以情伐者帝，以事伐者王，以政伐者霸。而谋有功者五。

一曰视其所爱，以分其威，一人两心，其内必衰也。臣不用，其国可危。

二曰视其阴所憎，厚其货赂，得情可深，身内情外，其国可知。

三曰听其淫乐，以广其心，遗以竽瑟美人，以塞其内；遗以谄臣文马，以蔽其外。外内蔽塞，可以成败。

四曰必深亲之，如典之同生。阴内辩士，使图其计；内勇士，使高其气。内人他国，使倍其约，绝其使，拂其意，是必士斗。两国相敌，必承其弊。

五曰深察其谋，谨其忠臣，揆其所使，令内不信，使有离意。离气不能令，必内自贼。忠臣已死，故政可夺。

此五者，谋功之道也。

P1040. 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，虚心平意以待须。

P1042. 用赏者贵诚，用刑者贵必。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，则其所不见，莫不暗化矣。诚，畅乎天地，通于神明，见奸伪也。

P1063. 凡一年之事毕矣，举有功，赏贤，罚有罪，迁有司之吏而第之。不利作土工之事，利耗什分之七，土刚不立。昼日益短，而夜日益长，利以作室，不利以作堂。四时以得，四害皆服。

P1169. 虎豹，兽之猛者也，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。人主，天下之有势者也，深居则人畏其势。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，则人得之而易其威。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，则民轻之而傲其势。故曰：“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。”

风雨无向，而怨怒不及也。

P1170. 明主之治天下也，静其民而不扰，佚其民而不劳。不扰则民自循；不劳则民自试。故曰：“上无事而民自试。”

P1173.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，号令顺民心，诛杀当其罪，赏赐当其功，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，鬼神助之，天地与之，举事而有福。乱主之动作失义理，号令逆民心，诛杀不当其罪，赏赐不当其功，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，鬼神不助，天地不与，举事而有祸。故曰：“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。”

P1176.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，择可行而后行。偷得利而后有害，偷得乐而后有忧者，圣人不为也。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，择行必顾其忧。故曰：“顾忧者可与致道。”

P1177. 圣人之诺已也，先论其理义，计其可否。义则诺，不义则已；可则诺，不可则已。故其诺未尝不信也。小人不义亦诺，不可亦诺，言而必诺。故其诺未必信也。故曰：“必诺之言，不足信也。”

P1178. 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；明主不厌人，故能成其众；士不厌学，故能成其圣。

飺者，多所恶也。谏者，所以安主也；食者，所以肥体也。主恶谏则不安，人飺食则不肥。故曰：“飺食者不肥体也。”

P1179. 明主之举事也，任圣人之虑，用众人之力，而不自与焉。故事成而福生。乱主自智也，而不因圣人之虑；矜奋自功，而不因众人之力；专用己，而不听正谏，故事败而祸生。故曰：“伐矜好专，举事之祸也。”

P1180. 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，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，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。故朝不勉力务进，夕无见功。故曰：“朝忘其事，夕失其功。”

P1181. 人主者，温良宽厚则民爱之，整齐严庄则民畏之。故民爱之则亲，畏之则用。夫民亲而为用，王之所急也。故曰：“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。”

P1183. 人主务学术数，务行正理，则化变日进，至于大功，而愚人不知也。乱主淫佚邪枉，日为无道，至于灭亡，而不自知也。故曰：“莫知其为之，其功既成；莫知其舍之也，藏之而无形。”

P1185. 行天道，出公理，则远者自亲；废天道，行私为，则子母相怨。故曰：“天道之极，远者自亲；人事之起，近亲造怨。”

古者，武王地方不过百里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，然能战胜攻取，立为天子，而世谓之圣王者，知为之之术也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海内，地方甚大，战卒甚众，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僇者，不知为之之术也。故能为之，则小可为大，贱可为贵。不能为之，则虽为天子，人犹夺之也。故曰：“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。”

P1186. 古者，武王，天之所助也。故虽地小而民少，犹之为天子也。桀纣，天之所违也，故虽地大民众，犹之困辱而死亡也。故曰：“天之所助，虽小必大；天之所违，虽大必削。”

P1187. 与不肖者举事，则事败；使于人之所不能为，则令废；告狂惑之人，则身害。故曰：“与不可，强不能，告不知，谓之劳而无功。”

明主不用其智，而任圣人之智；不用其力，而任众人之力。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，无不知也；以众人之力起事者，无不成也。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，则身逸而福多。乱主独用其智，而不任圣人之智；独用其力，而不任众人之力，故其身劳而祸多。故曰：“独任之国，劳而多祸。”

P1188. 尧舜，古之明主也。天下推之而不倦，誉之而不厌，久远而不忘者，有使民不忘之道也。故其位安而民来之。故曰：“久而不忘焉，可以来矣。”

P1190.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，不悖于理义，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，人唯恐其不复言也。出言而离父子之亲，疏君臣之道，害天下之众，此言之不可复者也，故明主不言也。故曰：“言而不可复者，君不言也。”

言之不可复者，其言不信也；行之不可再者，其行贼暴也。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，行而贼暴则天下怨。民不附，天下怨，此灭亡之所从生也，故明主禁之。故曰，“凡言之不可复，行之不可再者，有国者之大禁也。

P1191. 君唯毋听寝兵，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。然则内之不知国之冶乱，外之不知诸侯强弱，如是则城郭毁坏，莫之筑补；甲弊兵簓，莫之修缮。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，辽远之地谋，边竟之士修，百姓无圉敌之心。故曰，“寝兵之说胜，则险阻不守。”

P1192.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，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，视国如吾国。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，无覆军败将之事。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，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，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。我能毋攻人可也，不能令人毋攻我。彼求地而予之，非吾所欲也，不予而与战，必不胜也。彼以教士，我以驱众；彼以良将，我以无能，其败必覆军杀将。故曰：“兼爱之说胜，则士卒不战。”

P1195. 人君唯无听谄谀饰过之言，则败。奚以知其然也？夫谄臣者，常使其主不悔其过不更其失者也，故主惑而不自知也，如是则谋臣死而谄臣尊矣。故曰：“谄谗饰过之说胜，则巧佞者用。”

P1198. 事之先易者，人轻行之，人轻行之，则必困难成之事；始不足见者，人轻弃之，人轻弃之，则必失不可及之功。

夫数困难成之事，而时失不可及之功，衰耗之道也。

是故明君审察事理，慎观终始，为必知其所成，成必知其所用，用必知其所利害。

P1199. 为而不知所成，成而不知所用，用而不知所利害，谓之妄举。妄举者，其事不成，其功不立。故曰：“举所美必观其所终，废所恶必计其所穷。”

P1200. 成事以质者，用称量也。取人以己者，度恕而行也。度恕者，度之于己也，己之所不安，勿施于人。故曰：“审用财，慎施报，察称量。故用财不可以啬，用力不可以苦。用财啬则费，用力苦则劳矣。”

用力苦则事不工，事不工而数复之，故曰劳矣。用财啬则不当人心，不当人心则怨起。用财而生怨，故曰费。

怨起而不复反，众劳而不得息，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。故曰：“民不足，令乃辱；民苦殃，令不行。施报不得，祸乃始昌；祸昌而不悟，民乃自图。”

P1216. 忠臣死于非罪，而邪臣起于非功。

所死者非罪，所起者非功，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。

P1217.明主之治也，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。

P1279.先王守财物以御民事，而平天下也。

P1300. 天以时为权，地以财为权，人以力为权，君以令为权。失天之权，则人地之权亡。

P1310. 诗者所以记物也，时者所以记岁也，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，行者道民之利害也，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，卜者卜凶吉利害也。

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，一金之衣。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。六家者，即见：其时，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，故君无失时，无失策，万物兴丰；无失利，远占得失，以为末教；诗，记人无失辞；行，殚道无失义；易，守祸福凶吉不相乱。此谓君棅。

P1314. 国机，徐疾而已矣。君道，度法而已矣。人心，禁缪而已矣。

P1317. 万乘之国，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；千乘之国，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；百乘之国，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。以此与令进退，此之谓乘时。

《东坡志林》：无他术，唯勤读书而多为之，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懒读书，每一篇出，即求过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，多做自能见之。

P1350. 遍有天下，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，调而已。利有足则行，不满则有止。王者乡州以时察之，故利不相倾，县死其所。君守大奉一，谓之国簿。

P1371. 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，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，此君冕服于朝，而猛鲁胜于外；大夫已散其财物，万人得受其流。此尧舜之数也。

P1397. 桓公曰：“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，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好讥而不乱，亟变而不变，时至则为，过则去。王数不可豫致。此五家之国准也。”

P1403. 请战衡，战准，战流，战权，战势。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。

P1405. 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，牧贫病，视独老穷而无子者；靡得相鬻而养之，勿使赴于沟浍之中，若此，则士争前战为颜行，不偷而为用，舆死扶伤，死者过半。此何故也？士非好战而轻死，轻重之分使然也。

P1478. 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。

今彗星见于齐之分，请以令朝功臣世家，号令于国中曰：“彗星出，寡人恐服天下之仇。请有五谷菽粟布帛文采者，皆勿敢左右。国且有大事，请以平贾取之。”功臣之家、人民百姓皆献其谷菽粟泉金，归其财物，以佐君之大事。此谓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也。